

【戡郊】哑春秋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0382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03823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杨戡/殷郊
Character:	杨戡 , 殷郊 , 嘲风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2 Words: 14,223 Chapters: 1/1

【戡郊】哑春秋

by [Raingeneratefish](#)

Summary

- *杨戡X殷郊
- *《千秋若斯长》前传
- *不多说了，咱整点纯爱

「别来沧海，可见昆仑。」

初下昆仑那几年发生了太多事，留在人间史书中的不过寥寥几笔。我有心写下来，哪吒一阵风似的来去，哗啦啦乱翻书：“师兄，两千年过去了你连个序也没写完啊？”

我无奈收好册页，将话题转向他的紫竹林探亲之旅。他果然眉飞色舞谈起他的二哥，笑得很得意：数百年不见，他长得都要比二哥高啦！菩萨池子里的锦鲤又大又肥，比王母养的好多了；黑熊精小气鬼，不肯给他摸一摸袈裟；至于那个会喷火的小孩儿，一听说母亲常在紫竹林外守望，眼里就冒泪花。

“对了，我还在那里碰到小师弟了呢。”哪吒在我这里“师兄”“真君”“杨戡”“二郎”一通乱喊，说起殷郊总是一口一个小师弟。

我没说话。哪吒对我的默然不满，把手伸向桌上的糖炒栗子，“你怎么不问我小师弟在菩萨那里做些什么呀？”

我替他剥糖炒栗子，从善如流，“好吧，那小师弟在菩萨那里做些什么呀？”

新下的栗子绵软甘甜，拿蜂蜜细细裹了再用铁锅炒出来，香。山农张老汉拿来供奉的，求的是他独生女儿来年能许一户好人家。

哪吒满意了，“师兄真笨，在菩萨那里自然是听经了。”

他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栗子，拍拍肚子，索性跑到榻上来摊开手脚，拿我膝盖当枕头。

“二哥还跟我说，小师弟这些年常常来听菩萨讲经，怪不得天庭老是找不到他人影。诶，师兄，你说小师弟不会是不想干那劳什子的太岁星君，想去弄个罗汉、尊者之类的当当？”

我轻轻揪了揪他耳朵，“胡说八道。”

哪吒撇嘴，“我喊小师弟一起来找你，他居然不要。找他一起回天庭，他也摇头。我就生气了嘛，说你今日不跟我走，那咱们就打一场。赢了随他走，输了跟我走。”

自从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之后，天界平和如一潭死水，作乱人间的妖魔弱得要命，这个顽皮

桀骜的师弟正手痒难耐，我是明白的。

只是殷郊一定不会应战。

我上次见他，是领天帝之命去敬贺西天诸佛海会。他坐在一朵悄寂的浪花上听佛祖宣法，整个人静如灰烬。

果然便听见哪吒抱怨道：“小师弟可忒了！宁愿把番天印给我都不肯跟我打架！”

我有意逗他，“那你拿了么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！先说好，我这可不是怕师伯啊！是小师弟那个样子让我觉得怪没意思的。”哪吒翻过身，黑水晶似的眼睛望向我，“师兄，小师弟这神仙做得很不快活吧？”

没人承诺过成仙便能快活无忧，涅槃常乐是佛的境界。我摸了摸师弟的头，哄他去睡，不想他烦心太多。

神仙餐风饮露，自然不需要真正的睡眠。但哪吒到我的世界，总如世间寻常孩童那般，该吃吃该睡睡，牵着哮天在群山沧江间飞奔，累得哮天趴在门槛上直喘气。梅家兄弟待他很好，有搜罗来的好东西总记得替他留一份。

我让他枕在梅家六娘子做的荞麦皮枕头上，替他掖好被角。

转身欲吹灯时，听见他说：“师兄，我真想一切都不要变。”

我哑然。再看榻上，哪吒歪头睡去。那双虎目已然阖住，睡颜恬淡，天塌不惊。

世人都道哪吒性烈如火、离经叛道，我却被他的敏锐一再刺痛。

人世流转，回首千年，有什么是不曾改变的？

他今夜匆匆而来，同过去的漫长年岁里别无二致，无非灯下闲话，说彼平生。一句不提天庭人尽皆知的敕命，我却知晓他本意，他不想我去接那如烫手山芋的司法天神之位。我在灌口尚得自在，执掌天条却不知有多少的不得已要受。他在天帝跟前听差，资历老过我许多，天界种种恩怨倾轧他可以置身事外，却不想我卷入乱局。

我感念他的这份心。

他甚至搬出了殷郊。

是啊，殷郊，我们的小师弟。

太岁星君，有衔无实，名为年中天子，实际执掌吉凶祸福的却是他手下六十执年星君。这一封赏像极了敷衍的补偿，包藏微妙的厌弃——给你赐下显赫体面的虚衔，从此便该乖乖领受香火供奉，别再质问天道是公还是不公。

这些年我同他碰面不多，草头神们有时向我奏事，会兼传几句天界是非，我知他名声不好，招惹口舌众多：拜在广成子门下却不持道心，常在佛前听法，此为不忠；身受虚衔不掌实权却严惩属下无心之失，此为不义；亲父同在天庭为官，他却誓言绝不同践寸土，此为不孝。

不忠，不义，不孝，都是大罪过。够格削仙籍，剔仙骨，再说下去恐怕就要天诛地灭。只是他同我与哪吒一样，昆仑嫡传三代弟子，整个天庭掰手指数得着的元老，众仙议论归议论，始终不能拿他怎样。

我懂哪吒的担心。我若真做司法天神，他担忧我将来免不了要处置小师弟。

和舅舅那一纸敕令一同送到的还有诛神令牌。众仙家都道天帝举贤不避亲，我知他是拿我做整顿天庭最锋利的刀。正如封神之后，他将我打发来灌口，允我听调不听宣，也是为了堵住天庭悠悠众口。

这些是我在无数个巴山蜀水间的雨夜里想通的。夜阑人静，我一条条读信众的发愿，将能帮手的都另外誊写下来。都是些人间温热朴素的心愿，如殿外江水深流不息，静静送走明月。

这样的夜晚总令我想起故人。

彼时我方下山，做仙还年轻，做人不熟练。师叔说人间变了，感慨万千，我和哪吒瞧什么都新鲜。山中不知年，人间乱哄哄又闹哄哄，命如蜉蝣，朝生暮死，豺狼当道，饿殍盈野。我见春风过处，白骨哀鸣，荒野开出遍地红花。

我在朝歌的祭天台第一次见到殷郊。殷商的太子白衣昂藏，初初望向我的眼神欣喜而炽烈。

谁料之后是一场抢夺封神榜的闹剧，哪吒气恼，祭起混天绫将他吊在树上，他的朋友毫不犹豫扔了封神榜，逼我们放开他。

师叔说他和他那狼子野心诓骗天下的父亲不同，哪吒气咻咻说那当然——他是个大傻瓜。我们没来得及救下大傻瓜。

断头台上流尽血泪，汇聚成一小滩暗哑沉默的血泊。我挥枪斩断那束缚他残躯的绳索，混天绫疾射而出将他首级卷起，我们奉师叔命送他上昆仑，试图为这死局保留一线转机。

天尊将他收进神光罩中，命我等暂退候命。不是小道童提醒，我都察觉不到水合袍上已沾染了鲜血。

我第一次沾到凡人的血，是殷郊的。也许正是如此，才令我见到他颈间永不褪去的红线时，会觉得那样扎眼。

他醒来后，很长时间一言不发。天尊着他挂名在师伯广成子门下，师伯很是慷慨，助他修成三头六臂法身，将番天印、落魂钟、雌雄双剑、方天画戟诸多法宝都传授与他。只是师伯要为天尊护法，无暇教导他法术，便让我与哪吒有空指点他。

哪吒不耐烦从御剑术教起，脚踏风火轮跑得比太乙师叔的仙鹤还快，这教导小师弟的任务自然还是落在我头上。

最开始的日子里，他浑浑噩噩，莫说开口，便连眼皮都懒得眨动一下。我演练一遍如何掐诀，如何念咒，他面无表情亦步亦趋。根基悟性倒是极好的，数月时间精进非常，已经远超普通弟子几年的修为。

那一日我传他音杀之术，他却如何都不肯学，只是默默走到琴旁，伸手轻抚丝弦。我叹口气，不学便不学吧，道法三千，换种便是。他却忽然问我：“师兄，听说你曾劈山救母，是真的么？”

他的嗓音因着受伤的缘故低沉嘶哑，我怔忡一瞬，才反应过来他确实在同我说话。

他问的乃是许多年来都不曾有人提过的往事了，大约是听新来的小道童议论才知晓的。我只好点头回他：“是真的。”

他一贯漠然的眸子里倏尔有波光闪动，指尖轻揉丝弦，踌躇问我：“那师兄的母亲如今安在？”

我见他局促无措，大约是怕触动我的伤情旧事。

其实我倒没有什么可堪伤怀的，我母亲是天帝之妹，与我那凡人出身的父亲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，这是天界公开的秘密。我三岁便被王母抱到斗牛宫中抚养，少年初长成，力劈桃山救母，而后天帝将我送至昆仑学艺，图个眼不见心不烦。

在后来流传的故事里，我父亲被描述成历劫的仙人托生，我母亲下凡度化他，因此与他婚配。“度化”，真是妙词。

我不确定他到底听到的是哪个版本。世间流传的故事总是在我救出母亲后以大团圆结局收尾，无人不在乎云华神女到底何去何从。他是第一个如此关心我母亲动向的人，于是我给了他答案：“我母亲已遁世隐居在大荒山无涯海外。”

他显然松了口气，顿了顿又问：“那师兄可曾去探望她？”

我摇头，“母亲说她尘缘已断，仙凡两界都不是她归处，嘱咐我不必以她为念，因此学艺以来，我尚未曾去看过她。她曾与我纸鹤传音，每年生辰我见纸鹤飞来，便知她安好。”

他听完我说这些，垂头不语，在昆仑山巅粲然的霞光里几乎坐成一座石像，半晌方道：“活着便好。”

从那天之后，他便渐渐同我说话了。最初只是些清淡的散碎言语，我问他学某科某术可好，他便轻轻回一个“好”。

我早已辟谷，他尚且需要饮食，便和负责洒扫侍奉的小道童们在同一眼灶上吃饭。有时童子疏忽未曾给他送饭，他亦不声不响。

直到有次我亲自撞见新来的小童给同伴送饭，却独独跳过他那间房时，才明了原来他常常饿着肚子同我学法术的。童子恐惧受罚，哭诉道殷郊进境如此之快，大家都以为他早到了辟谷境界，并非有意刁难他。我也知晓这多半是无心之失，但殷郊在昆仑的日子恐怕并未如我想的那般好过。

眼见他慢慢活过来，我决不能令天尊和师伯心血功亏一篑，便擅作主张住进他房间，与他寝食同步，形影不离。

殷郊没有说一个不字。

我见他一口一口吃饭，缓慢而艰难。修道之人茹素，日常吃的也不过是些葵菜荆芥之类，他是金尊玉贵的太子，想必吃不大惯。这点还是哪吒提醒我的，他毕竟当过几年人间的小

孩儿，我生来有一半天界血统，对饮食向来是不在意的。

我托哪吒给他带来了几样人间时兴的吃食。他并不开心，眉间反倒染了忧悒之色，盯着那桂花糕团，正色道：“殷郊给诸位同门添麻烦了，我同大家吃一样的便好。”

哪吒恼了：“让你吃就吃！我可是从朝歌揣了一路回来的，自己都没舍得吃一口！”

他这才勉强拿起一块糕团，被哪吒一双圆溜溜眼睛盯着，一口一口咽下去。

当晚他便病了，发起高烧，昏睡不醒。哪吒急得团团转，从太乙师叔那里薅了许多驱邪祛病符，一口气全烧了。

桂花糕团我验看过，全无问题。师尊来看，探过脉象，摇头说是心病，神仙的法子不好用，用点人间的法子吧。

哪吒拿了帕子给他擦汗，毛手毛脚，越擦汗越多。我只好让哪吒从床上爬起来，“你火力太旺，他受不住，我来吧。你去看姜汤煮得如何。”

哪吒火急火燎奔去厨房。

我拾起帕子继续替他擦汗降温，忽然被这神志不清的病人抓住手腕。我听见他颤声说：“母亲，我不是有意的……”

再要听下去，他却闭口不言了。只是仍旧浑身惊厥，一阵阵冒冷汗，脖子上的伤痕红得仿佛要滴血。我只能握住他的手，好叫他在梦魇中别那么难受。

哪吒端来了姜汤，我们俩一个扶一个灌，总算是撬开牙关逼他喝下了大半碗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惊厥渐止，他靠着我的肩膀沉沉睡去。

这一场大病之后，哪吒自觉对他有愧，时不时便在我教导他法术时凑过来，东摸摸西碰碰，再貌似不经意地落下点秘卷、丹药、法宝和符篆。殷郊恭恭敬敬称他为师兄，哪吒乐得翻几个跟头，来得更勤了。

而我心里总还记着他的病。

夜里往往是我在簟席上打坐吐纳，他睡在榻上。昆仑山上星子静而大，星光如雪光般明亮。我听见他从榻上爬起来，轻手轻脚绕过我，去架子上取了琴，悄悄开门出去。

我使一个元神出窍之术，无声无息跟上他。

只见他踏着星光，缓步走到山崖之巅，那是我们日常传授功法之所在。他默然坐下，横琴在膝，素衣凌风，独对一天一地的苍茫，任星光将他洗透。

那晚我等了很久，他始终没有弹琴，只是珍之重之拂过每一条琴弦，仿佛就此地老天荒。

我猜那琴或许同他母亲有关。只是他不说，我便不问。很快，子牙师叔传讯，西伯侯决心反商，命我们速去西岐支援。

我们下山未久，西伯侯亡故，姬发继承遗志，厉兵秣马，剑指朝歌。那几年兵燹遍地，洪水滔天，一同下山的师兄弟们，十天半月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。师叔顾念我出身，许是不愿我多造杀孽，命我监运粮草。殷郊被派作先锋，常现三头六臂愤恚法相，所到之处屠戮无数，血流成河。

不打仗的那些日子里，我见过殷郊几次。那日是姬发诞辰，年轻的武王不欲兴师动众，只请了几位友人来他帐中把酒共叙。我是子牙师叔指明要贴身护卫武王的，自然陪侍在旁。殷郊见了，微微一惊，行礼称一声师兄。他的眉宇间倦意更深，眼中却燃着两点幽暗的火。仇恨烧着他的骨血，让他摇摇欲坠却所向披靡。他一杯接一杯沉默地饮酒，姜文焕伸手欲拦，姬发却说随他去吧。

我不饮酒，也不曾经历过他们的少年生涯，过分的清醒令我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，又或者，我本就置身局外。兴周伐纣，天命所归，我是领命而来，却离一切最深切的苦痛都很遥远。

对于殷郊而言，或许被仇恨浸没着活在世上，要胜过在昆仑山上无知无觉的长生吧？我不能那么自私地从他身上拿走恨，没有恨，他是决计活不下去的。

但我望向那张深藏隐痛的脸，仍忍不住想，在未来茫无际涯的岁月里，那段几乎只有我与他共享的记忆，实在是太短暂了。

中途卫士送来了厨官特意做的加餐。殷郊已醉，半卧睡去。姬发让卫士不必为殷郊献上桂花糕团，那一盘桂花糕团便摆在了我的面前。

姜文焕见我不解，解释道：“表兄孩提时曾同我们一起偷溜出宫在朝歌城中游荡，见人家有做桂花糕团的，回宫便嚷着要吃。乳母拗不过他，好心为他蒸了一屉，许是食材不新鲜，害他大病一场。事后查清乳母并无投毒嫌疑，还是被先王下令割去鼻子，赶出王宫。姑母

罚他在寝殿外跪了一夜。自此之后，表兄一切饮食用度与我们相同。他常说在宫中想吃什么都要专人试毒，倒不如在军中吃冰嚼雪来得痛快。”

我方才明白为何那时殷郊大病一场。

深埋多年的悔恨如一记冷鞭当头抽来，他是否想起了那慈爱的乳母受刑时的凄厉呼号？又或是温柔的母亲把手放在他初长成的肩膀上，叹息着告诫他身为王孙的职责？

爱他的人都已离他而去，梦魂难再逢，所以他才情愿在梦魇中徘徊不去吧。

那一夜我送殷郊回了营帐。

我不能久留，只是替他除掉了甲冑袍靴，将他在床上安顿好。做这一切都很顺手，就像回到了在昆仑山上的那段光阴。

我坐在床尾看了他一会儿，心中忽然想到，若是能听到他弹琴该多好。他应当有一位非常敦穆美丽的母亲。

听到殷郊倒戈的消息时，我恰在阵前受伤，哪吒为我护法疗伤。他一跃而起，虎目圆睁，“不可能！他们冤枉小师弟！”

城墙上那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是骗不了人的。我和殷郊隔着城墙对望，两军对垒，箭在弦上。他虚空的目光里找不到任何人的存在。

纣王出现在城楼高台之上，他们父子俩有着极为相似的英挺轮廓。我看见那个野心勃勃的王者一手揽住他亲生儿子的肩膀，一手指向城楼之下，用儿子曾经最渴盼的语气同他说话：“好郊儿，来，替父王杀了他们。”

殷郊那涣散的眼神动了一动。一位昆仑同修飞身而起，持剑便刺。殷郊略动了动手，将他击落城下。

师伯广成子也在阵中，振声道：“孽徒你今日违誓，还不束手！”他是天上地下第一等剑修，此时祭剑在手，已是准备清理门户。

哪吒赶紧去拽子牙师叔的衣袖。子牙师叔叹息道：“我也不愿相信殷郊会背信弃义，只是他法身太强，秘宝在手，怕师兄也未必能轻易胜他。”

我望向姬发，他是这诛仙大阵的阵眼。眼前是年少竹马、反目成仇的同袍兄弟，身后是将性命托付给他的天下苍生。他没有选择——铁弓渐张满，箭镞如寒星。

在场千万人之中，恐怕只有我和哪吒仍旧想保殷郊性命。

他并未犯下任何过错，却落到世人皆欲杀之后快的地步。

师叔说我未尝人间烟火，是以悟得了天道，读不懂人心。但至少，我读得懂自己的心——我不想让殷郊死，我想他活下来。

我祭出五弦琴，用音杀之术来唤殷郊心智。殷郊已现法相，垂目看我，似有不解。申公豹识破我意图，追击而来，哪吒与他斗得难舍难分。

一道破空之声传来，羽箭正中殷郊左目。这是姬发的手下留情，他原本瞄准的乃是眉心。

我望他一眼，武王挽弓，沉吟不语。

殷郊散去法身，自空中坠下，我飞身去迎。申公豹欲来抢夺，被哪吒混天绫击退。我接住中箭的殷郊，他满面血污，人事不省。我用袖子不停去擦那不断涌出的鲜血，被师伯按住肩膀。

他叹了口气，念动口诀，将殷郊左眼的羽箭取了，又抽出一张符箓盖在他左眼之上，探过脉象，方才对我道：“他是被控制了神志。戡儿，你乃昆仑弟子，记不得要用法术止血么？”

那是我一生中最兵荒马乱的一刻。我怕救不活他，怕到连自己的存在都全然忘却。

还好，还好他还活着。

那藏在我怀抱里的心跳虽然微弱，但连绵如山，如此安然地跳动着。

最后的决战在牧野，一夕之间，摧枯拉朽。

殷郊提剑，一步步走向他盛装的父亲。殷寿长身立于祭天台上，脚边躺着他亲手结果的情人。那众叛亲离的王者擎着火炬，冷冷看向流着他血脉的儿子，仿若自嘲般笑了：“果然是你来杀我。”

阳光都静了，天地喑哑。无数箭镞正对祭天台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便能终结殷商王朝的命数。

“你杀了我，他们——”那冷峻阴鸷的眸子一转，瞥向祭天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“又何尝会放

过你？”

我望向殷郊。

他的步伐缓慢而坚定，像一出无声戏的舞者，脚步比阳光还安静。所有酷烈的仇恨都在这最后的道路上凝结成如有实质的沉默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一直不喜欢你。从你出生那一刻，我就憎恨你。”那华服的王仰面向天，眯了眯双眼，“昨夜我在想，若是我稍微对你好一些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”

殷郊的脚步顿住了，他与父亲之间只余一剑的距离。

他缓缓拔剑。

殷寿蔑视殷望向那剑，一垂手，倒悬的火苗危险地舔舐着他的衣角。

“你知道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”王说，“我不会爱这世上的任何人，尤、其、是、你。”

剑光闪过。

火炬应声落地，迅速点燃祭台。

而后又是一剑，刀刃切割血肉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王握住捅进他胸口的剑刃，和他憎恶的儿子对视了最后一眼。

“吾之死也，其命惟天。”他仍在笑，他从来都是骄傲的。即便死亡也无法剥夺。

燃烧的火焰将要攀上他繁复华丽的裙裾。王以自己为燔祭，向这天地许愿，诅咒新的王朝不得安宁。

殷郊步步紧逼，死命将殷寿抵在栏杆之上。

殷寿在一刹那察觉了他的企图，在最后的最后，他从儿子眼中看见了那确实与他一脉相承的冷酷与疯狂。

他在狂笑中被殷郊推下了祭天台。

火光熊熊，炽焰大盛。殷郊一身血衣，垂手弃剑，跪坐在祭天台上，等待大火将他吞噬。

我救不了他。

殷商最后的玄鸟落了，西岐的凤鸣响彻长空。这是早已注定的结局，天下的百姓需要得到酷虐的殷商永不卷土重来的确认。

哪怕我能施法引来三江五湖的雨水，也浇灭不了他求死的决心。

他代替殷寿完成了献祭，祈祷这世间海清河宴，国泰民安。

我不在他的愿望里。

两千年来，我镇守灌口，保佑这方土地风调雨顺，也算是帮他完成了一点点心愿吧？

第二日，我送别哪吒，孤身西行至紫竹林。

殷郊已经离去。我与菩萨见礼，菩萨未点破我来意，只令惠岸行者以经卷相赠。

我未曾修持佛心，十方混沌，根性未明，唯恐冲撞菩萨。

菩萨垂目道：“人在爱憎之中，如狂风卷舟，颠倒梦想，难脱轮回。此为达摩祖师经卷，乃是除嗔真法。我亦曾将此经卷赠予殷太岁，太岁反诘我言：‘若这世界无有实在，为何我心内五毒交煎，千年不得究竟解脱？’我谓太岁曰：‘太岁所求，乃是绝灭，并非解脱。’太岁不言，三拜而别。”

我辞别菩萨。手中经匣宝光流转，寂寂无言。

“人从往昔，无数劫中，弃本从末，流浪诸有，多起怨憎，违害无限。今虽无犯，是我宿殃，恶业果熟，非天非人，所能见与。甘心忍受，都无怨诉。”

千年难消的恩仇，到底要如何“甘心忍受，都无怨诉”？

惠岸行者指点我去忉利天寻找殷郊。忉利天乃是八部天龙中阿修罗居所，赤地千里，毒火熬煎。

我行走在赤地与烈火之间，惹来阿修罗女子问询：“你可识得殷太岁？”

我与她们见礼：“在下杨戩，正是来寻小师弟殷郊。”

为首的阿修罗女子掩唇轻笑道：“太岁前日便走啦！王说要将我们公主许配给他，太岁说他并非良配，惹得我们公主要杀他。那日太岁在须弥山之北坐了好久呢，那里有九渊烈火，连我们都不大敢靠近的。之后他便走了，谁也留不住他。”

我沿着阿修罗女子们指的方向前往须弥山之北。

一路离火灼心，纵我修得仙人之躯，亦深觉痛楚。身临九渊，焚风拂面，每一点火星都如毒箭打在身上。

殷郊一遍一遍在此默坐，是在重温彼时在祭天台上烈焰焚身的痛苦吧？

那是他最接近解脱的一刻。

只是他不能追随母亲痛痛快快地死去，在轮回之中洗去前尘，去过无牵无挂的来生。他必须成神成圣，如此才让一切故事都有尘埃落定的结局。天道唯公，天道唯亲，活着还是死去他都做不了主的。

我剪下一小朵火焰，火苗躺在我手心里，几乎要烧到我的骨头。

我想起那个殷郊大病一场的夜晚，我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心滚烫，和我清凉微妙的仙人之躯不同，热得几乎要融化掉昆仑山上的冰雪。

直到哪吒闯进来，我都还傻傻握着他的手。

我放不下他。

我最后是在昆仑找到殷郊的。仔细想来，他能去的地方其实很有限。天尊和师尊他们都已隐于化外，昆仑只留看管丹炉和负责洒扫的道童，对他来说是个清净所在。

他仍住在当年学艺时我们住过的别院。我找到他时，他正仰头看院子里栽种的木芙蓉。

昆仑遍植芝兰仙草，却少见有栽木芙蓉的。这花旺盛茁壮，艳色深重，不合道心，总不如丹桂秋菊素雅有仙根。

这一株尤为艳丽，芙蓉漫漫，朱色欲滴。恰如当年殷郊用来浇灌幼苗的心头血那般殷红。

他在树下埋了一只夜莺鸟。那是姜王后第一次轮回托生的鸟儿。

朝饮寒露，夜栖月枝，鸟儿生命短暂却不知愁，停在那呼它来吃松子的青年肩头，歪头看了看那青年温柔深沉的眉眼，从他指尖啄走剥好的松子，感激似的用小脑袋去蹭青年指尖。

我远远望着坐在松下的青年耐心为小鸟剥开一枚又一枚松子，白云做他冠带，暮色为他镀金边。许多年了，我不曾见他如此平和过。

偷窥司业镜的罪过和此时真切的相依相伴比起来，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吧？

冥王很头疼，他同我交底：“真君，其实这镜子看就看了也算不得什么。只是姜王后宿世积善，十世轮回之后便可托生兜率天。太岁如此执念深重，若是搅乱因果，恐非善缘啊！”这点我不是没想过。只是眼见他千年以来执着于在轮回苦海中找寻姜王后转世，又不忍心夺去他那幻月空花般虚妄的渴望。姜王后若是脱出轮回托生兜率天，从此离苦得乐，也就不会再记得这个生生世世苦寻她的儿子了吧？哪怕记得，天人之心，如常恒在，殷郊于她，也是再无半分特殊可言了。

而我能做的，无非是远远观望。夜莺死后，殷郊将它埋在昆仑山上，栽下木芙蓉花。他希望母亲的灵魂仍能在华美的枝头歌唱。那一晚，我想现身在他面前，告诉他不必自苦，你的母亲有光明的来世，她将忘记前尘，跳出轮回，在最喜乐的境界里永生。

但，这就算是安慰吗？还是说，殷郊所求的，并非解脱的承诺，而是一个母亲的虚影？

第二世，姜王后托生成湖中游鱼。殷郊便常常在湖边守望，不让鱼鹰和钓叟伤害游鱼。春风如铁，春花如醉。他在杨柳岸边长长久久坐着，游鱼衔来落花，好奇地打量他。

我去赴瑶池宴会时，途径此湖。殷郊向我招手，哮天先我一步扑向他，倒是和他十分亲昵的模样。殷郊便摘下腰间一枚青玉铃铛挂在哮天脖子上，又摸了摸它耳根和下巴。

殷郊从不参与仙界宴饮，一来太岁身份令人忌惮，二来不欲与殷寿相见。我便也不提邀他同去之类的客套话，殷郊反倒交给我一方食盒，里头装了些糕饼饴糖，都是人间吃食，但样子做得精美。殷郊说之前碰到哪吒，这等天庭应酬小师兄最烦不过，要听各路神仙互相奉承不说，主要还是吃不饱，他知晓哪吒口味，便托我代为转交。

我应下来。一时无话，往事如春烟。他望着湖水，慢慢说道：“难得与师兄相见，我想尽些心意，可师兄你是什么都有了。”

他转过来，目光凝定看向我，笑一笑：“多年不见，师兄……还如明月清风。”

我第一次见他笑。那是个极浅淡的笑容，如湖中涟漪一荡，转瞬不见。原谅我现在才发觉，他竟是生着酒窝的。

我不敢同他约定什么日后，仙人之交淡如水，几千几万年不见一面也是有的。下次见面，怕是要等姜王后的第三次轮回了吧？只是他并不会知晓，我将他的一切执迷都看在眼里。

我们在岸边握别。哮天一步三回头，铃铛响得我心乱，忍不住回首看去。

他折了柳枝，站在烟波之上。纵我有千里之目，也没能看清他隐在波光里的表情。

倏忽又是许多年。

我们并肩在昆仑的明月之下看木芙蓉花。有那么一瞬，我想把这些年来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。殷郊反倒先开口了：“师兄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
他不问我为何而来，只是捏了个诀幻出长剑，而后执起我的手，牵我上剑。这是我教他的第一个法术，能腾云驾雾的法术有许多，御剑术是其中最低阶的一种，然而一剑凌空，冯虚御风，又是何等的畅快。

我们在东海边的一处小渔村停下。这里有几十户人家，水清沙细，家家门前都晒着渔网。他带我走向东北角靠海的一户人家。已是酉时，茅屋窗牖里闪动着烛火的微光。新贴的窗花把光亮染成暖洋洋的红。

吱呀一声，门板被推开。走出来的女子将怀中的孩子放到地下，呵了呵手。一抬头望见我和殷郊，定定神，忽而眼睛一亮，冲殷郊笑道：“是你！”

殷郊点头笑：“是我。”

“你的样子一点没变。”她将躲在身后探头探脑的孩子推到我们跟前，拍了拍孩子背心，“快，喊恩公。”

“鹅……鹅公。”孩子怯怯出声，又抱住母亲的腰藏起来。

那女子爽朗地笑起来，如海风中催开的黑牡丹。她有一双美丽如潭水的眼睛，我突然记起她是谁。

我是见过她的，只不过那时她尚在娘家，闺名唤作兑娘。她是姜王后的最后一世转生，殷郊出手救了因为找寻羊羔而落入林中陷阱的小姑娘，他说自己乃是山中的妖精，让兑娘替自己保守秘密，千万不可提起。我远远看着这两人拉钩许诺，欣慰之余不免担忧——如此逆天改命之举，是否已让一切偏离？

殷郊大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多年不曾在兑娘面前出现。

兑娘还记得他，哪怕已经嫁人生子，她还记得十岁那年从洞口向她伸出的那只手。确实是山中的精怪吧，自己都成人妇了，他却一点不曾老去。

兑娘又看向我，我未来得及开口，殷郊便说：“这是我师兄，他与我不同，是一心向道的。”

兑娘笑道：“嗯，看得出来。”

她迎我们进屋去坐，从箱笼里找了一根新蜡烛出来，换掉了桌上的半截残烛。这是小户人家的盛情。她忙忙碌碌要去翻茶叶，殷郊止住她：“我不喝茶，你坐下吧。”

我环顾屋内，看得出来是朴实的渔家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桌子上的小竹筐里还放着用碎布拼了一半的小帽子，想必是给孩子准备开春戴的。

兑娘抓出几盘过年吃的蜜饯、炒米糖和杏仁推到我们面前。她怀里的孩子眼巴巴看着，却乖巧地没哭没闹。我忽然想起哪吒，心头一软，让兑娘把孩子抱给我。

三岁的孩子软乎乎如胖大云朵。他坐在我怀里，我有一丝紧张，殷郊好整以暇看着我。我想，不知道殷郊小时候是什么模样的，他看着兑娘和孩子，会想起姜王后和自己吧？

我掰开炒米糖，往孩子嘴里喂了一点。孩子转脸去看兑娘，兑娘点头，他才捧着我的手把糖吃了。

我听见殷郊说：“张嘴。”然后一块蜜饯塞进我嘴里。我有太多年不曾吃过人间的东西，几乎忘了什么是甜。

蜜饯是甜的，是穷人的恩物，是寒冬腊月里留存的对甘甜的回味。

殷郊把剩下半块蜜饯给吃了，他的指尖方才擦过我嘴唇，如今又被送进他自己的唇瓣。我心一跳，不敢看他。

兑娘说起十几年间的故事，殷郊微笑听着。其实我猜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还是喜欢听兑娘说她过得好。他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她幸福的人，哪怕他们事实上已无半点血脉之亲。

这一世里，兑娘出生在一户还算殷实的农户，双亲健在，上头有一个哥哥。二十岁许配表亲，远嫁东海。夫家没有高堂需要伺候，丈夫是打渔的一把好手，她帮着晒海货去卖，闲来做些女工，家中颇过得去，又生了个伶俐乖巧的孩子，已是俗世里难得的有福之人。眼下她男人正去县城给酒楼送海货，还得忙两天才能回来，也正好为孩子打听打听开蒙的老师。

兑娘说着便不由笑起来，她是真觉得幸福的。

我想，殷郊让她一一细说分明，也是为了确认自己当初救她并非错误吧。他想她圆圆满满走完这一生，从此高居九天之上，只生欢喜不生愁。

烛火哗波响了一声，孩子在我怀中沉沉睡去。这是正月初七的夜里，兑娘烧了炭盆，坐了半夜还是冷。我悄悄施法将那火炭拨旺。

时近子时，殷郊忽然对兑娘道：“我饿了，有面可吃么？”

兑娘啊呀一声，赧然道：“我这就去做。”

她捅开灶眼，生火烧水，又搬出面粉。我把孩子抱到床上睡下，出来时看见殷郊笨手笨脚围着灶台打转，想帮忙又帮不上。兑娘让他坐下等着吃，他不肯，于是拉我去洗菜。

我何尝做过这种活计，但见殷郊把那菜叶子快扒了个干净，还是从他手里抢过菜来，试图挽救。

殷郊和我肩挨着肩，坐在水井边上。他一会儿看看菜，一会儿看看我，欲言又止。

我只好先说：“小师弟，生辰快乐。”

仙骨无寒暑，年岁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但这个日子对凡人出身的殷郊而言，仍然值得他破戒来问母亲的转世讨一碗长寿面吧。

他被我穿心思，双颊飞红，埋头道：“师兄，我从此不会再来了。”

我“嗯”一声。

他又说：“你记得我生辰……我很高兴。”

“你也记得我的生辰啊。”我将洗好的菜收进竹篮，“真君庙前的莲花池，每年六月二十六定有满池红莲开放，一年不落。”

他呆呆看我，耳尖都红了。我只好牵起他的手，把竹篮推到他怀里，让他赶紧把菜送进去。

面条不过是最家常的汤面，为了迁就殷郊茹素，只放了几颗菜心。我虽然说自己修道，不食五谷，兑娘还是贴心地为我也盛了一碗。她说：“不差这一碗，人多热闹。”

吃完面，我与殷郊同她告辞。

“上次一别十数年，下次可要早些来看我啊，不然我都老了。”兑娘格格轻笑，“你们来，我还给你们做面条吃呢。”

我看了殷郊一眼，握住他发颤的手，替他回答：“好。”

我径自带殷郊回了灌口真君庙。

哮天第一个冲出来迎接我们。梅家几位兄弟围着殷郊问东问西，显然没有料到传说中凶神恶煞的太岁星君原来长这副俊秀模样。

殷郊抱着哮天只是笑。

大约我这几千年来生活过于乏味，除去哪吒往来甚少，梅家几位娘子见有新人来访，纷纷忙活起来，铆着劲儿要将真君庙翻修一新。我只好拉着殷郊先出去躲躲，等她们折腾够了再回来。

除去天庭听调当差和巡查灌口地界，我多数时候都待在真君庙里。信众祈愿繁多，我受了人家香火，总想着能帮便帮。想起在昆仑山上一心修道不知疾苦的岁月，恍如隔世。

殷郊说：“师兄一向心软的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们正走在城里的朱雀道上。还在正月里，人间年味尚浓。道袍太扎眼，我们便化作书生打扮，也和这城里众人一样来赶庙会的热闹。

庙会里正在送太岁。世人对太岁又敬又怕，送太岁的祭典办得盛大热闹。殷郊看着好玩，拉我上前挤到摊戏班子边上，细细看了半日，点评起各路演员：那扮作他的年轻人功架尚可，只是唱腔粗糙了些；那演瘟神少都符的演员唱得不差，就是手上功夫逊些。

一声锣响，一旁的彩楼又有送神戏看。殷郊拉着我过去瞧，我倒没他那么高的兴致。毕竟是在我的地界，百姓总爱搬演些我担山赶日、搜山降魔之类的传奇脚本。事情倒是我做的没错，只是细节不合符节，我看了徒增尴尬。殷郊看得用心，听到唱“少年都美清源公”那段，也学旁人起哄鼓掌，将铜钱抛到台上。

我只好用了些力气，将他牵出人群。他脸上带着笑，看我们牵在一起的手：“早知道师兄便该变化女身，这样我们携手便不觉奇怪了。”

他调侃的是我在封神之战时扮作女子诓骗敌将之事。我心头忽而一颤，那时我们聚少离多，他做先锋浴血，我在后方压阵，彼此往往音讯断绝。他要知晓我的动向，应当颇费了一番心思，正如我用尽法子打探他的安危一样。

心突然便软了，灵台思绪翻涌，一夜鱼龙舞，天地都亮堂堂的。我没放开他的手，只是将我所思所想说了出来：“你是男子，我也这般牵你的手。”

他深深望向我，眼中倒映万千灯火。他笑起来，紧紧回握住我，如同许下一个永不违背的诺言。

那一晚我们像所有人一样，买了彩柳和桃符，看过满街彩灯和烟花才散去。殷郊买下麦芽糖包好，说是要留给哪吒的。卖摊戏面具的摊主喊住我们：“两位公子，看看面具吧，驱邪避凶，收摊便宜卖了。”

殷郊细细翻看摊上的每个面具，摊主指着 he 手上拿的那个蓝面獠牙的面具，“公子有眼光，这是殷太岁的，辟邪最是灵验。”又翻出一个虎目赭张的面具递过去，“这是哪吒三太子的，小孩儿最喜欢，公子家里若有孩童，便带一个吧！”

殷郊看了便笑，将哪吒的面具戴在脸上，转过来给我看，又问摊主：“有二郎真君的么？”摊主道：“哟，不巧了，二郎真君卖完了。”

殷郊问：“二郎真君的最好卖吧？”

摊主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咱们这里可就是他老人家地盘嘛！再说真君年少英俊，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。对了，公子您要是不急，小人家就在附近，待我去家中取个新的真君面具也行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殷郊把太岁面具扣在我脸上，非常大方地一指我：“这两个我要了——他来结账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我俩没有动用法术，只是徐徐并肩走着，走过农舍，田庄和堤岸。道路上结着微微的霜，映照明月光。

他把哪吒的面具推到头顶，却不许我把他的面具摘下来。

经过河岸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我还未曾见过你的法相呢。”

我确实不曾在他面前展露过法相。我问他：“要看么？”

殷郊歪头看我：“你的法相跟你长得一样么？”

我指了指脸上的面具，意思是我眼下就是“你”啊。

他噗嗤笑出声，替我把面具摘了。

我解释道：“我的法相有黄袍金甲，挟弓持枪，剩下的倒也和现在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那算了，不看也罢。”殷郊把面具收起来，故意拖长了调子，“师兄连法相都英俊，真叫人嫉妒。我和小师兄都是三头六臂，我还以为昆仑弟子都是一样的法相呢。”

今晚的殷郊和过去那些年里我认识的他都很不同。健谈，疏阔，带一点狡黠。我想，在我未曾参与的那些岁月里，他便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吧？

我感激他愿意好起来。他永远都比我想的还要好。

我打了个呼哨，平静开阔的江面漾开水波。明月朗照，白龙从江水中缓缓浮出，向我躬身示意，鳞甲闪亮。

这是我少年时降服的第一个妖怪，后来我们成了邻居和朋友。我想带殷郊见见它。

殷郊伸出手，白龙垂首用鼻尖蹭了蹭殷郊的手心。他得意似的冲我笑。

我豁然开朗。怪不得哮天总与他格外亲近，怪不得他未曾登门却在我领他进殿时目不斜视，怪不得哪怕天作大旱莲池之内亦红莲不绝。

这两千年的漫长光阴里，他又默默注视过我几回呢？只是他同我一般，也只能这样远远看着，却不能更近一寸。

我想起来，曾有个落魄的文人借我的庙宇栖身。元夕之夜，他改了一整夜的词稿，低吟浅唱，梅家兄弟烦不胜烦，故意化一阵清风吹乱纸笺。我瞧见上头零零落落写了两句：谁教岁岁红莲夜，两处沉吟各自知。

这词，大约是能传世的吧。

殷郊不管我在想什么，他翻身抓着龙角骑上龙背，伸手来牵我。我们不想弄出太大动静，只是静静坐着，让白龙带我们驶过悠悠江水。千江有水，天地清明，两岸群山在琉璃般的月色里也显出黛色的温柔。

殷郊说：“若到秋天，这山上的叶子红透，应是极美的。到那时，师兄我们再来看一看吧？”

我望向他月光下的脸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将来。

他把我也打算进了这份将来。

我要怎么开口告诉他，我即刻要往天庭赴任。如若抗命，难说我那舅舅会不会直接拿他开

刀。可若是让他随我一同回去，我自己都不忍心他再受那些非议与攻讦。他却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漫不经心地在龙背上躺下来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轻声说：“师兄，你无论如何都能找到我的，对么？”

是了，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有什么大不了。

我和他并肩躺下，让月光盖在身上，天地间安静得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。

“秋天再来一起看红叶吧？”

“好。”

殷郊没有走远。

我奉旨赴任，他便留在灌口，住在我二郎真君庙内。最开心的是哪吒，我公务繁忙，难得陪他，殷郊有大把时间，陪他切磋道法，带他去人间觅食，哄得他乐不思蜀，李靖天王每次都要传讯数回才能召他回去。

哪吒回来后总会带些殷郊托他转交的东西，每每抱怨：“你们俩拿我当老黄牛呢！”抱怨完又趴在我肩膀上，一起读殷郊写来的信。

信中写的都是平常之事。无非是有人在庙里许了何等有趣的心愿，曾经来求姻缘的姑娘如今都当了祖母带着孙子来求长命锁，山上的栗子熟了过段时间让哪吒来吃，昆仑的木芙蓉长得越发好了听说人间有嫁接的手段不知如何操作，如此种种。

我给他写回信，挑的也都是些能说的事情。嫦娥家的玉兔生了新崽子，哮天和老君的青牛很不对付咬了人家屁股两口，数月前在王母宴会上又见到师尊和诸位师叔伯相谈甚欢，听说太子长琴新作了曲子我打算去求曲谱……不能说的那些，我都烂在肚子里，没必要惹他担心。

哪吒当初的担心是对的。我这个位置确实万分凶险，无怪乎天帝要把被外放多年的我给架上去。既是封神功臣，又是天帝亲甥，抓人下狱总是更有说服力。天庭平静了太久，已是一潭死水，资历老的把持福地灵宝不愿退，资历浅的要跨过南天门都困难重重。子牙师叔修炼四十年便得道，如今修炼数百年也只能混个草头神仙，难免便有各路人马结党营私，藐视天条，闹得天庭乌烟瘴气。

我在罚罪文书上也见过一些熟悉的名字。有人偷偷递信求情，希望我顾念过往情分。我只能装作不知，否则他便罪加一等。慢慢也有了铁面无私的名声，这是骂我，我知道。

我在天上焦头烂额，人间匆匆已过三十年。

我终于得空在公务之隙回了一趟灌口。殷郊将真君庙打理得很好，香火鼎盛。我混在信众里，听人奇道：“怪哉，这莲花怎么开了？”

我停步驻足莲花池前，满池芙蕖点点，向我舞动裙片。这是殷郊给我的礼物，他按人间的纪年为我庆贺生辰，这一池莲花是他补给我的。

我按捺不住想要见到他的心。

他并不在庙里。我唤来梅家娘子们，她们说他昨日出了门至今未归。我在他的榻上找到一只被雨打湿的纸鹤，这是我教他的传音之法。

我嗅了嗅纸鹤，一股腥咸的海风味道。

我想我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三十年了，他还是忍不住想看一看那人吧？

后来的许多岁月里，我一直在想，若是我能早一步追上殷郊，后面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

师尊教诲我说，兰因絮果，天道难违。

可天道果真不仁如此，又如何令人信服？

我再一次回到东海之滨，曾经素净的小屋早已倾颓毁败。我探到殷郊来过的气息，他必定是现了法身。

我找了两个年长的村民，用了些手段，便知事情原委。

原来那一年我和殷郊来见兑娘，恰好被村里游荡的泼皮撞见。他与兑娘丈夫曾有龃龉，便大肆宣扬兑娘不忠，将野汉子招到家里来了。兑娘丈夫起初不信，但三人成虎，他逼问兑娘真相，兑娘不肯说，夫妻俩便起了疑猜。男人被狐朋狗友拐骗着染上了赌瘾，耍钱吃酒，输了便打兑娘，不料害孩子摔坏脑子，从此成了痴呆。终有一日，兑娘不堪责打，带着孩子跳了海。救上来时，她和孩子紧紧缚在一起，身上绑着重石，死志极坚。

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
而兑娘的丈夫在妻子跳海后，心灰意冷，弃绝红尘，遁入空门。这二十年间倒成了附近有名的禅师。

我赶到禅寺时，殷郊正把剑从那和尚胸口一寸寸抽出来。

我脑中轰然一响，知道一切都不可挽回了。

殷郊回头看我，似哭似笑，状若癫狂。

“她到死都不肯说出我们是谁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骗她。”

他一伸手，将那被刺穿心脏的和尚推倒在地，漠然道：“你该死，我要你赔命。”

我急急施法去救那和尚，但殷郊又岂会留他一线生机？

手起剑落，将那和尚首级提住，烈焰暴起，将一切焚成残烬。

佛殿之上，满地血污。诸神垂目，罪愆昭然。

殷郊望向我，怔怔落下两行血泪。

他没有再说一个字。直到天兵天将将他缉拿归案，他都极力表现出对我的漠视。

他在最后还是想要保护我。

他的案子由天帝亲审，我作为师兄理当回避。在他的判决出来之前，我一直都待在昆仑，照顾他种的木芙蓉。

哪吒又气又急，骂了我几次后也不来了。

山上很清静，我独自擦拭三尖两刃枪。枪身寒凉如玉。

那一夜，久已遁世的天尊在我面前现身。

他说：“痴儿，别去送死。”

我是骗不过天尊的。

我绝不会让殷郊一个人上诛仙台。他在我面前死去两次，我忍受不了他再一次离开。我还没有听过他抚琴，没有和他看过秋山红叶，我不甘心。

“姜王后这一世本该在十岁那年便死去，从此托生极乐。殷郊为一己之私，搅乱因果，如今他母亲魂游东海，难以解脱。”天尊叹息，“我已将此原委告知殷郊，他愿受五雷殛顶，剔除仙骨，为母超度。好在他与姜王后累世善缘，王后仍能托生兜率天。”

而我念念所在，唯有殷郊。

天尊道：“我会为他留一线神魂，让他再入轮回。若他修心持道，将来机缘到了，或能再登仙籍也未可知。此是天帝恩典，你须铭感五内，不可再生妄念。”

我长拜叩首。

殷郊受刑的那日，我未去观刑。哪吒将自己关在府中多日，半年后才肯和我说话。

我坐在树下弹殷郊的琴。一朵木芙蓉扑地落在我衣襟上，像极了一颗艳丽的头颅。

从此，我便真正成为了别人口中无心无情的天神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亲生的外甥用斧子指着我，骂我冷血，梅家老大替我赏了他一个耳光。他学艺未精，很快被我打得丢盔弃甲，且战且逃。

我领着哮天慢悠悠在后面追。

路过旧日地界，正是霜天清寒，层林尽透。殷郊曾经想看的红叶，今年如碧血般艳美。

我重在庙前驻足，红莲刹那开放。

故人已去，芙蓉犹在。一池红莲，见你如面。

这是殷郊为我补上的生辰之礼。我谨慎地支配着我的思念，不敢轻易重回故地。莲花开谢三十回，我已寻找他不知几世几年。

浮长川而忘返，思绵绵而增慕。夜耿耿而不寐，沾繁霜而至曙。

无非是，上穷碧落下黄泉吧。

我又回了一次昆仑。

广成子师伯重又执掌玉虚宫。一时间迎来送往，昆仑山上许久不曾如此热闹过。

只有我和殷郊住过的小院仍是清静荒寒的所在。

我推开门扉，望见有道影子脱兔般从树上闪了过去。

金鞭出手，一记便将那鬼鬼祟祟的人影甩到地上。

我想，大约是哪个想来偷翻宝贝的小道童，交给执刑的道长便可。

那人缓过劲儿，咳嗽着抬起头看我。

最熟悉不过的一双眼睛。
我被钉在原地。
木芙蓉忽然纷纷而落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